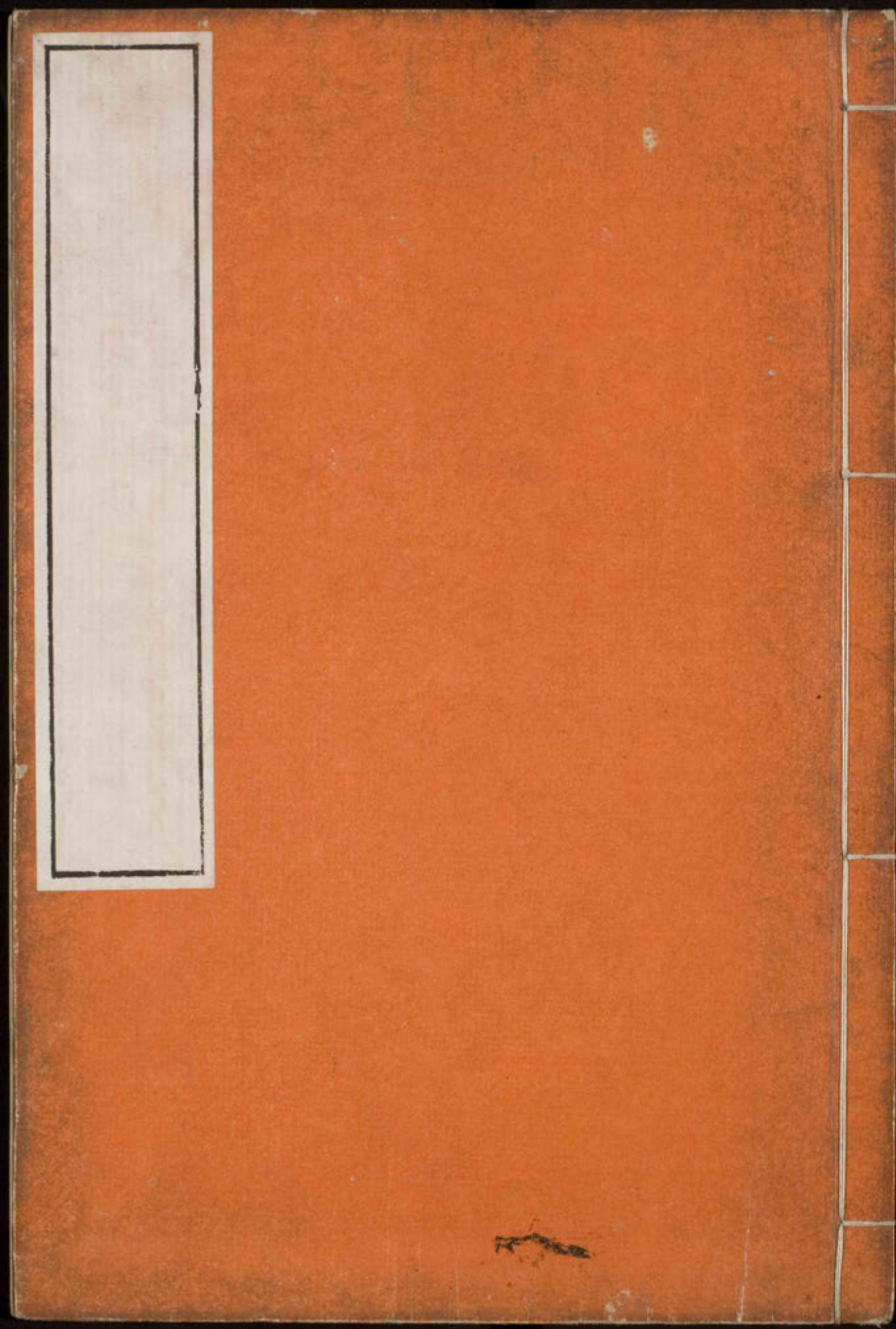




七經雕畧六

中庸

中庸 括朱子章句

釋中庸文義宜於經文之下篇題何用註解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 以授孟子

中庸一篇蓋論道之全備者故淺深高卑莫不有也

非以中庸兩字為主意也然其以命篇者特取篇首

著幾文字具蓋與論語齊一篇命學而第二篇命為

政義不具相遠已程子不為不易數句元無痛然章

句引安篇題之下則似主張中庸兩字大通恐失一

外篇題以下篇二
字也字之同也
然篇首十餘字
與中篇中
篇首字義以
外篇題為合
之也

按所引之批
要約五十二章

此篇非以中庸二字
為主意固也然篇首十餘章
或言中或言中
庸或言庸故以
其所多言名之
亦猶曲禮少儀
之類也

七經雕畧六

中庸

中庸 据朱子章句



釋中庸文義、且於經文之下篇題何用註解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 以授孟子

中庸一篇、盖論道之全備者、故淺深高卑、莫不有也

非以中庸兩字為主意也、然其以命篇者、特取篇首

著顯文字耳、盖與論語第一篇命學而第二篇命為

政義不其相遠已、程子不篇不易數句元無病、然章

句引安篇題之下、則似主張中庸兩字太過、恐失一

二
說氣稟不必非
也說見孟子

篇主意至序文專舉中庸兩字斷一篇之義吾所未

曉、史記、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按年代是說不可易程

子則据孔叢子等書為親受業者故曰以授也小註

吳氏乃以流傳授之解程說失文意

傳授心法句竟不免有病然亦當時言語習氣以致

爾不至於若近世異學者所剝剥故今弗論焉

○第一章 性 道教
註不宜說五行不宜狹氣稟說不宜重人物說又性

三
人之不善不止
習蔽也氣稟亦
有之注品節似
有味矣

且用仁義礼知解焉不宜添一信作五常又不必說

健煩、人稟天命以為性率性而行莫非天理即是道矣唯

習典蔽渚之懷之弗脩則不存焉是所以待乎教矣

脩是脩復之脩非有造作註以為品節恐未穩蓋教

雖有許多綱領節目莫非導人使行乎道焉

人不能率性而行乎道道破壞殘缺不可復識別

焉故聖人立教以脩復之使人有所循由焉教謂五

典之等、人倫之教而通篇所云云皆圍乎一教字中

四
五倫即道教若
礼樂刑政之屬
屬字可味章句
似是

性即理言人性
之靈即天理也
高說在毀先儒
故事換字面而
難之

但未及礼樂刑政耳、然禮樂刑政所以輔教之具云
高中玄曰、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含靈而能應理具
体而無為、性在郊郭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
各有不同、謂性即理、未敢然也
又曰、中庸為學者作、皆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勤垂人
物而言、理難通矣
張芑山曰、註雖兼人物言、須知子思發明性命是專
言人而不雜乎物也
又曰脩道一句、不重聖人設教正謂不能得之性必

從教而入

李九我曰、何言乎脩道也、器本全也而有壞則脩、道
本全也而有偏則脩、放立教有欲人全体此道無少
欠缺、下又戒慎恐懼正脩道之功也、求之礼樂刑政
遠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戒慎 恐懼

葛屺瞻曰、不是道離不得人、乃言人離不得道
張卓菴曰、集註似專說道不離人、據本文不可字及
君子戒懼兩句、還當主人不離道說

林次厓曰、戒慎二句自所睹所聞、極言之、以至於折
不睹所不聞、非謂不睹聞時當戒懼、餘時不戒懼也、
或因此遂指為靜存工夫誤、
註以道為性之德、大無分別不可曉、

莫見乎隱 慎其獨

人多慎於見顯、而忽於隱微、故德莫能脩焉、此因慎
獨、甚言隱見之無間、故曰莫見莫顯也、其言若誇張
者、是自文章機鋒、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勿泥說、
能慎獨、則見顯之慎、通人所能者、不持言、是意在言

外、其實見顯亦慎、隱微亦慎也、非於隱微更尤用力、
註於此尤加謹句、其意深切、却覺有病、如止菴註、常
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方穩當、

戒慎至慎獨、其意一貫、不當生淺深階級、體用差別、
不可離之意、至慎獨而完矣、下中和一節、似稍更端、

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與性、又有分辨、先儒多揭未發已發為註
柄、而與中庸文義往、弗相類焉、若以赤子之心、喻
未發、全漏却喜怒哀樂四字也、夫赤子豈無喜怒哀

六
喜怒哀樂以下別
自一章、蓋言聖
人之中和也、此分
為兩截、上言常人
所有、下言君子之
中和、恐章文理

樂予哉、亦有未發之時、亦有已發之時、凡是之類、皆
不可以入講、

中難能也、而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非難為者、人皆有
之、此借常人所皆有之中、以形容難能之中、使人易
喻也、君子之心、無偏倚而恒中、所以應物而和為常
人之心、不能無偏倚、所以應物而不和、
日用常行、皆有中有和不特喜怒哀樂四者也、乃舉
四者以曉人耳、下文曰中也者、曰和也者、是君子之
中和、大有力量、故以為大本達道也、與四者之中、和

較不同、

致中和

上云、中和者、大本達道、此乃推極中和之理而言、夫
天地所以位、亦是物也、萬物所以育、亦是物也、易曰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之謂也、須
猶中和矣、所謂慎獨之事、與位育之理、無二道、蓋一
以貫之耳、非謂天地萬物、因吾之中和而能位育
註、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是流於祥瑞災異之說、不可從、

七
致中和者、謂聖
人變化育也、天
地位萬物育、則
吾至治之驗也、
此云還之天道、
亦失文義、

堯陽之世、猶有水旱、桀紂之世、天地未嘗淪沒、百穀
草木、未嘗不生殖焉、但奪民時而陷溺之、故人有饑
餓也已、且仲尼大聖、而不能功化之極者、豈不以無
位乎、縱令其得位、上天下地、無異乎前時、而百穀草
木、生殖之氣、亦不能大異乎前時、但能盡人事、以贊
化育而已矣、決無有順氣之效驗、
人率天命之性而行、莫非天理、天即人人、即天、慎獨
中和節、是人事約而言之也、致中和節、復還之天道
擴而言之也、方能承上文而結之、

○第二章 君子中庸

此下十章、當通為一章、孟子思歷引孔子之言、以申
明首章之義、註所謂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是也、何
必分析、易繫辭傳分章例當併考

中庸之中、與中和之中、較不同、中庸之中、不特指大
本、乃帶和字意、故多在行事上而言、庸字又與和異
斜、蓋庸屬中字為言也、非與中相對者、又非變和言
庸也、夫中庸、自是孔子之語、子思固無由得改變、
君子而時中

中庸子思之作
漢儒之所傳言
也以余觀之猶
有可疑者

林次厓曰、君子小人只作人說、不作君子之德、小人之心說、

君子小人以其人品風味而言

茅三章 中庸其至矣乎

林次厓曰、此章為下章張本、此言民鮮能、下言民所以鮮能也、

至是至極之義、贊辭已、註不及則未至、似以至字、則本文恐未安、

○第四章 知者過之 鮮能知味

下好字疑衍、

鄭玄曰、兩端過不及也、

葛岷瞻曰、兩端者善中有過不及、兩邊擇執未度量取中、然後用之、

用中、擇用其無過不及者也、其推度在舜無嫌於子莫、無摧之中、

過有大小、不及亦有大小、其未得中也、錙銖示過、鈞石亦不及、註不同之極致、恐未詳、

若合、賞二千者、而或說十、萬、百、萬、或說三十、五十、是

可謂不同之極致矣然不可以為端以其太濶不足擇也

譬有功當賞或說千金或說二千或說三千若合二千是千與三千為兩端若合三千是三千非端故必有過不及而後為端不當徒以大小厚薄為端苟有過不及兩端則中間必有恰好處不當徒指的當者為中

第七章 罟獲陷阱

林次厓曰人何被驅而納諸罟獲陷阱狗利而蹈害

九
孔疏不明詳不顯
明云賢勝於知
不肖勝於愚余
謂孔說非也明
如天下文明百姓
昭明之明謂行事
之顯明也明深於
行故以不行先
不明不明者行
矣而不著也朱
子以明為知非也

不行屬知愚不明屬賢不肖却有深意非偶然也亦非知行合一之謂只咀嚼註不足行不足知句甚意自見焉蓋能知之者不屑行之能行之者不屑知之所以流乎索隱行怪矣由視至道為卑淺故也張芑山曰過不及非盡生稟之異章句專就生稟說非也又曰過不及非絕望語此項人能及其病而適於中道便明且行我知之矣二句感慨在言外表了凡曰未諳承上言過不及而嘆其不察非曰所

以過不及者由子不察也。鮮能知味只是習而不察用而不知耳不當援道不可離作解。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

張卓菴曰此仍屬望語。翫其字夫字可見。按周海門以茅五章合前章郝京山乃以置後章之首各有意思而未免一偏唯通上下不分章各自為一節而後義理貫通無偏倚焉。

○第六章 好問而好察通言 兩端用中

若被人驅而納之耳 蒙引同之

葛屺瞻曰。若獲陷阱置餌以誘取禽獸以喻害伏於利。知者自宜曉得乃聽其驅逐納人於中而莫之知避難道可喚做知。

○第八章

○第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

袁坤儀曰以舜回由分知仁勇已有可疑此處如何又以均天下三者分知仁勇之事本文只是舉天下最難者以形中庸之難。

○ 第十卷 寬柔以教 君子居之

葛屺瞻曰、柔亦稱強者、能堅持不易、使是強處、非謂勝人、

張芑山曰、此君子、與未莚君子、有別、

而強如金彈子、北方之強、如鍤火箸、南方之強、如皮條、其柔韌、亦足以為強、

不變塞

葛屺瞻曰、塞如塞水缺、有隄防之意、

○ 第十一卷

張芑山曰、此章不必連上問強說、章句突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無謂

半塗而廢

張芑山曰、廢字、終是自家退惰、不可歸咎力不足、上若果不足、則自廢者、皆得藉口卸擔、非聖人望人能中庸意、

君子依乎中庸

張芑山曰、章句依乎中庸、承上不為隱恠、遜世句、承上半塗而廢、皆瑣碎不合義理、

郝京山曰、此章與知仁勇無伐章句分配無謂、前章子路是問強者非孔子稱子路之強者自不與并面對、固亦能中庸者、未可偏以仁目之、

○ 弟十二章 費而隱

費隱只是顯微精粗之謂耳、不當不當以體用判之、按易曰其事肆而隱、與此費隱全同義、而肆隱文義尤分明、或恐費字是肆之訛文、亦未可知也、

夫婦之愚

高中玄曰、堯舜周孔亦皆夫婦、夫婦何以愚不肖、蓋

古人言人之微者、必曰匹夫匹夫婦、如曰匹婦匹婦之為諒是也、

又曰此段語極透徹活潑、蓋曰道無不該、寧無窮盡、若自一事而言、則雖夫婦之愚者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焉、若極其至、則雖聖人固有不知不能者矣、此道之所以為費隱也、文義相喚何等包涵周勤、若以夫婦知能為居室之間、不亦滯塞乎、聖人不知不能為問禮問官不得位不亦淺近乎、張南軒曰、此章所謂與知能行者、謂凡匹夫婦之所

共知、如朝作夕息、饑食渴飲之類、凡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此乃所以為造端、如所謂居室、人道之常、固亦總在其中、若專指夫婦之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穩、重又未盡也、是章以匹夫匹婦之愚、不肯對聖人盡人倫者耳、非人倫中特舉其切近者、意重、愚不肯字、不重夫婦字、與知能行、費也、不知不能、隱也、聖人且不能悉知周行焉、以見道之廣大精微、無終窮耳、即是文法、即是實理、不是貶聖人、亦何用回護、

註稍有回護之意、所以將回禮問官等淺近之事、充之、殊不知當於廣大精微上求之、如曰聖希天、即聖人果無不能焉、亦何希之為、亦可以見道之無終窮矣、天地之大、是二句、以證聖人不知不能耳、非費隱條件、君子語大、大莫載、費也、小莫破、隱也、註以小莫破、均歸之費、不可混、

章句受病、在口體用解費隱、故隱為所以然之理、無形無象者、是以雖莫破之小者、以其猶有形象也、不得弗歸之費矣、

鸞飛戾天

鸞飛魚躍、自然而然、亦以語道之昭著耳、上天亦然、下地亦然、即是費矣、如此而已矣、故結之以其至察天地也、天地字、緊承上下字、並不當看隱解、程子活潑、地蓋指所以然之理、所謂道體矣、不可入講、

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察天地、只判大小遠近、不可分屬費隱、

曰夫婦、曰其至、與上文所指、較不同、以其主意各異也、上夫婦以粗淺而言、此夫婦以微近而言、上至字、指精深之極、此至字、指察之極、是章不必作申明首章下八章微此、

○ 第十三章 猶以為遠

以為遠者、孔子也、非伐者、蓋執柯伐柯、其則是近也、然猶有睨視之間、比之以人治人、則為遠耳、

註張子以衆人望人之謂、不貼于本文、不當采入、此章人字、蓋無聖凡之別、亦不為高、亦不為卑、
○庸德之行、之謹、有所不足、胡不慥、爾行者不懈也、謹者不忽也、註踐實擇可失口氣、顧麟士曰、庸德以下、作一氣讀、蓋慥、句、是倒縮文法耳、
有所不足四句、亦反覆言之耳、無逶迤漸進之意、註益力益至、謹之至行之力、皆失語氣、
張芑山曰、君子胡不慥、爾句、見君子之言行、不容

不篤實、非贊美之也、言外寓自勉意、

又曰此處須想出聖人日孳、意慥、就用功言、不指成功處言、

又曰胡何也、與豈字異、章句豈代胡非是、

一說慥、猶攷、也是勉厲之義、字後心後造、用心造作也、

張南軒曰、費隱之意、并十二章子思子發明之至矣、似不必以為下數章皆是發明此二字也、章句亦不無牽挽處、恐子思當時立言之意、却未如此爾、蓋自

此章以下至二十章、元晦所結之語、皆似強為附合。
○ 第十四章 素其位而行 素富貴 不陵下
素位之素、喚起下四箇素字、較活乃任其素之謂也。
下四箇素、只是白地一般。
素是絹之質、未施深采者、所謂白地矣、解為見在、猶帶元來之意。
張芑山曰、素富貴至不尤人、一意相承說、章句分屬、非是。
高中玄曰、不願乎外者、乃以是素位而行之意、不可

為二也、

又曰、自得、非不願乎外歟、不陵、不陵、非素位而行歟、
居易以俟命

張芑山曰、俟命不在居易之外、有本文以字、不當截作兩段、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鬼神之為德 如在其上

萬年先生曰、是章錯簡、當在第二十四章後。
鬼神、以本義言之、人鬼為外神、為神通而言之、人鬼

鬼亦謂之神、但外神無單稱鬼者、是章鬼神、通人鬼外神、而混稱之也、夫多屬陰陽、及歸伸為義者、皆漢儒之附會、不足據、註不當采入

是章承至誠如神而言、誠是主鬼神、是客

誦得如在二字、然後始可與語鬼神矣、如君蒿悽愴、註不當采入

孔子語止于其左右

神之格思、矧可射思

子思引詩以實前孔子語也、夫微以下、乃子思之言

射、只是厭惡欲拒絕之意矣、不必添急不敬之意

夫微之顯、如此夫

如此句、緊承至誠如神、而微之也、此字指鬼神也、微與誠、非謂鬼神、故曰夫微也、通章借鬼神證誠之妙用也、非語鬼神之為誠

誠、揜與微顯對、則如誠於內、必形於外之誠、與至誠

如神之誠、稍異、竅如神之誠、屬前知之人、不可揜之

誠、泛指誠之理

註費隱作說、已失之、費之小大更碎瑣

誠之不可揜、與至誠如神、誠字所指既自不同、如此句、承至誠如神、似無照應、然則謂此章為錯簡、亦不可從也

先儒不知是章為錯簡、特苦於鬼神之鶻突、上下文意不順、是費隱解所以生焉、朱集可驗、

○第十七章 舜其大孝

孔子語止于子孫保之、其下乃子思之言、

必得其祿 必得其壽

其祿謂俸祿之等、下文受祿乃猶福也不可相混、是節承舜而汎論焉、壽不必指定舜身上、

因其材而篤 栽者培之

鄭玄曰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

由其本而為之、

培加土也、謂養殖之、覆謂拔作之、是借草木喻之耳、非語草木、

憲、合德

憲、謂可法則之德、不必作顯、

金中洲曰、贊舜止於首節、次節故字承舜、下便推闡、屬後人身上說、德不必泥定大孝、凡臣忠、弟悌、友信、皆是故本文變大孝為大德、人不必指定天子、凡公卿大夫皆是、故本文變尊富饗保為位祿名壽三節、

詩書受命皆言
為天子者解似
不可易

就物以喻之四節引詩以證之就詩詞內提出受命
二字以結之言凡有大德者必受保佑之命於天也
章句謂必受命為天子與說家以次節位祿名壽強
配尊富饗保皆非
是章亦不當費隱作說註用廣體微昂費隱矣不可
後下章倣此
第十八章 無憂者 子述之
孔子語止于子述之下文尊富饗保等蓋承上章比
類言之耳非孔子之言

葛屺瞻曰欲說武周達孝故先以子述提起不重文
王之無憂而重子述上
張芑山曰總見武周善述典文王異迹同心並行不
悖皆合著君子中庸首節只就文王說起為下武周
張本故後兩節一言續緒一言成德俱是子述之事
章句硬分三段非是

武王續大王 壹戎衣

大王翦商見于魯頌此作於周道衰魯僭禮之時不
可据取言其恣為溢美夸張之詞而不知詳誣古賢

也。註不當入先儒或作回護之解者，亦似失詩意。武成亦不必引。

武王未受命 成文武之德 追王

未如字，猶言晚年也。不拘老少，漢書杜延年傳，昭帝末寢病，徵天下名醫是也。不當訓老，蓋武王晚年有天下，未及制作而沒，故周公承而為之。成猶言終也。若樂一終，謂之成是也。

追王文王，蓋在武王之世，而大王王季之追王是周公為之也。成王之世，未有七廟之制，唯達始祖與四

恐是武王

九經解 卷二十一
中庸鄭氏 110 111

大夫豈絕大印以下之喪乎？期以下之喪，注為期以下之喪，文不具耳，不然此篇說喪，凡大謬。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二句，重復說三年之喪，詩平夫年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孔疏不得之義。天子諸侯宗親自無貴同者，大

親廟也。故四代皆王之云，非必開王迹，但事有湊合，故起後儒之傳會耳。

期之喪 三年之喪 父母之喪

期達乎大夫，則大功以下不與焉，可知矣。儀禮與此不合，當別論焉。勿據儀禮疑此文。

正義三年者，包后適子也。左傳曰：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唯父母之喪無

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若旁親，雖貴同，亦宜降殺，林說似未備。

林次厓曰、降絕、親不適貴也、若其貴同、不在例、

○第十九章 夫孝者善經

孔子語止于事者也

瞿昆湖曰、夫孝者善、泛論不專指武周

脩其祖廟 陳其宗器

天子七廟是周家事、非成典也、亦在後王為之、當周公制禮之時、唯有五廟而已矣、適十二廟、亦有可議、註並不當据周礼作解、

葛屺瞻曰、宗器乃祭祀中所用之器、故以宗名、非謂

玲玩之重器

四其字、泛指祭祀、亦不屬先祖、亦不屬孫子

序事

事、亦羣昭羣穆、及衆助祭者所分掌之事、不指廟吏賤有司之職事、

序事、與序爵、同人而不同時、

事死 事生

存止、猶有無也、死生存止、古人多重疊言之、言語上稍有差耳、究是複言矣、不必以始死既葬判之、

郊社之禮

社字帶說、猶禹稷親稼而有天下之類耳、社是邦城地神、與后土地祇異、故諸侯以下皆祭之、后土地祇、乃與天對、非天子不祭焉、顧麟士曰、古者祭天必設地祇之位、據易詩書未聞有所謂分祭地祇、周公卜洛、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釋之者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其社新邑、自是家士之祭、而非所謂方澤之祭、綱目大書合祀天地於南郊者、始于天寶元年、然西

漢元始間、既有合祀、後迭有變更云、

唐睿宗時、賈曾議曰、三輔故事、祭于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向、則漢嘗合祀矣、

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于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又曰、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

又曰、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主合祭、引詩郊祀天北為證、劉元城逐件駁之、朱子主分祭、故治有偏重

明洪武元年、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十年始合祀

天地

張芑山曰、本朝合祀、可為萬世法

禘嘗之義

如示諸掌乎

禘春祭也、示四時祭之一四時祭、春秋為盛、舉春秋而包冬夏也、若夫天子之大祭、追祭大祖之所自出、是漢儒據緯書作說者、不足據、示掌、雖見于論語、而自旁記之者、非孔子語、此乃子思之言、乃是子思祖述處、不得作記之詳畧

○ 第二十章

家語中庸以文字異同考之、似中庸取於家語、若家語不足據、中庸亦何足據、信乎此老分章、又何可從、

是章當判為七章、哀公問政至不知天為一章、天下之達道至成功一也、為一章、子曰好學至國家矣、為一章、凡為天下至行之者一也、為一章、凡事豫至不誠、子身矣、為一章、誠者、天之道、至固執之者、也、為一章、博學之至、雖系必強、為一章、朱子据家語、合為一章、又引家語考文字同異、並非、夫家語、何足據哉、人道敏政、蒲盧也、孔子語、止于蒲盧也、

家語作天道敏
生人道敏政地
道敏樹夫政也
者猶蒲蘆也
猶化以成鄭注
蒲蘆為樛蘆似
是
許說無據何勝
於家語乎

人道之人謂民也與上下文指賢者之人不同是被

化之人非為政之人
此段是草上之風必偃之義民之化於政猶地之植

蒲蘆也
註以人立政句人存政舉句並以賢者解人字也失
本文正意

許孟中曰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君之語
盧蘆同蒲蘆是二物

為政在人
脩道以仁

好學應上文學知力行應上文勉行但各章自發義
實不相蒙者註通上文三近為勇之次穿鑿大甚

九經
體羣臣

經是經緯之經猶言道也未可訓常

此註末段視羣臣猶四體當作正解夫體察體認分
明後世之語非所以解中庸

九經渾天子諸侯之事而說雖通融圓活亦有重天
子上者有重諸侯上者讀者審之

來百工則財用足

九經主治天下
而說如諸侯之
事自包其中矣
無重諸侯上者

官盛任使意解
極當不可易

張芑山曰、百工財用所自出、章句只說貿易一項、觀下日省誠月全不在貿易上、

所以勸親親 官盛任使 忠信重祿

林次厓曰、勸親勸親、別人也、勸大臣勸士、勸本人也、一說親親、一親字衍、

張芑山曰、官盛只是德懋懋官意、任使是委任而使之也、任者倚伏之謂、任而使之則虛心委付矣、大官高位者、易生畏憚、疎外往來、陽尊重之而實弗委任焉、故以任使為誠、

士疏賤、情意每苦難接、故以忠信為誠、

既稟稱事 朝聘以時 厚往而薄來

稟廩同力、錦反為是、今註疏本作廩、

諸侯亦相朝、不特親於天子、此蓋主諸侯相朝也、聘

亦然、

厚薄各自加意稍增減之、以方便於人耳、非相計較

所以行之者一也

正典前既同、未可以誠作解、

張芑山曰、雖承九經來、却是說以德行道無二、典前

朝聘以時使
諸侯朝聘以
時也亦主天
子說

一也同、一以同言、非即誠、然著實處便是誠、下文終之以誠、正使人識一之歸宿處、

凡事豫則立

此與上文別章、意亦不甚相蒙也、不當援達道九經等解事字、

凡字迄無所指定

張芑山曰、据凡事二字、此節宜推闡看、言事行道四句特借以明素立之意、下文在下位節、方是正講豫立之義、節次雖多、語意直過至誠身

又曰、虛說個凡事如此、引起下誠字、章句出誠字大發、

豫定豈足為誠哉、註先立乎誠句、不可曉、不順乎親

順字屬親、不順、謂不為親所順也、順與考亦有別、考專在奉親一編、順、謂子之為皆善而親乃信服聽從也、遠者猶有花馨、近者能見破綻、是非百行完備發乎誠實者不能為、礼七去有不順父母去、順、謂其與父母之間順適也、與此順字大不同、

孟子雖題云、不順乎親、父子之際有乖違悖戾也、若然與不順父母、其意正同、此語云似失於深

反諸身不誠

誠字始發于此當看層層漸進文意

不明乎善

明善所包雖廣主意在行事止看實用力通曉當行路運而已何物是忠何物是信何物是礼何物是義百行皆然不當空々洞々推入命理中

若首章天命率性之類又上一層講明乎善之所由來也非明善二字所包焉且性命一言判然非學者日々所講求之事

善字與大學止至善之善同但此未着至字耳註人心天命之水然似深劫後真知至善真字至字失之大深

人若欲明善何為而可也其必學問思辨以求之而已下文擇善全是明善之工夫是勉人學問之意人苟不明乎善縱令質之美心之慤或見不善以為善而為之或指善以為不善而弗為不知不覺失義離道其弊有不可勝道者人之不可以弗學也如此余常言世間所謂好人每作不好事亦坐於不明乎

善也已。嗟子思子憂後世其旨深矣哉。

大學誠意格致與中庸誠身明善全無二致。然誠意格致大煩解說而路岐易迷。不如誠身明善之直率平易也。學者盡移誠意格致之工夫專用力於誠身明善也。苟於誠身明善有得焉則誠意格致何勞解說何勞工夫。

誠者天之道也 人之道

張卓菴曰此特借誠者以引起者。歸重擇善固執一邊。觀下專言擇善可見。

張芑山曰二跋不平說聖人處正為求誠者立個準則。重人道上。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張卓菴曰擇善而固執之六字宜合看。總是明善以誠身耳。章句分貼不思不勉兩句語意支離不必從而字不可忽。乃是綴屬美。分明其所執。即其所擇者。註分屬知行其理固然。但不當拘註脚。失本文口氣。蓋註受病在通上文為皆孔子語。要其首尾相呼應耳。

博學之

五者可以為擇善固執之^上工夫。然各章自發義。各有
所主。意雖貫通。而文字不相蒙。勿急迫作解。

有弗學 弗措

張芑山曰。上節學問思辨行。合學利困勉。皆須如此
用功。五弗措。已百已千。正見做功夫。須到那知^之一成
功一的地步。必不可半途而廢。章句上節專屬學利
此節專屬困勉。甚非本文順逆語氣。

又曰。割裂知仁勇分屬知行生安學利困勉。皆非也。

果能此道 惟愚必明

此道者。指弗措百千也。明強。是弗指百千之功效。唯
明強。然後可以能擇而執也。不當以明強為擇善固
執之功效。是節元不欲據擇執作解。姑對章句辨前後耳。

羣愚。雖是氣質。亦有習蔽。在其間。當渾淪說。不得偏
屬。

註德勝氣句。失竅夫弗措百千。以能變愚為明。化羣
為強。是所以勝之者。在勉學力行。未可謂德美。
又註。宜言昏明強弱之不齊者。氣也。夫昏弱。豈方之

罪也哉、且對性當以氣、不宜以文、

○第二十三章註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如此方穩當、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

是章當通下二章作一章、

自誠明明出自誠也、自明誠誠生自明也、

葛岷瞻曰、首章有性教之名、之謂云者、將性教為主、而以天命脩道釋之、謂之云者、將誠明明誠為主、而以性教證之、故文法不同、

高中玄曰、之謂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謂云者、加之名、

者也、

誠字子思自前歷言之、不特重此章、章句云下二章皆明此章之意、恐難通、

○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下、註每章以天道人道判之、子思下筆時、恐不有此意、凡篇中子細分章段皆然、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 曲能有誠

曲是曲禮之曲、謂細小節目也、

致曲、謂事、上用功也、一事推極到至當處、又治一

事、事、皆造其極、可以有誠也、誠然後著明變化沛然莫之能禦也、

曲能有誠、承上句畧而言之也、猶言致曲之道可以至於誠也、此曲字暗含致字、

明則動 變則化

此明而彼感動也、非動之之謂、變者、化之緒、化者、變之成、變者、化之生、化者、變之熟、正義、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化、如月令鳩化為鷹、

註、不知其所以然句、此無所當、蓋變者化之緒、化者變之成、唯有生熟之分耳、不可論知不知、

張卓菴曰、此章雖言人道、然至於能化則亦天矣、可見天道人道、不宜分說、

○第二十四章 禎祥 妖孽

禎、故皆異也、初無分別、其典與會者為禎、典、止會者為故、猶病者脉、不病或為凶侯、不食或為吉侯也、至誠前知、猶良醫決死生也、無他、明無不盡、故能前知、然皆人事之當然、而有緣故者、非於理外求之也、若

興亡以大事言
禍福以小事言
善習與福不善
習亡禍至誠之
人於禍祥無涉
善惡四體之兆
必先知其興亡
禍福也言我非
是

子路盆成括之死聖賢能前知之凡前知皆是之類
乃以無緣故之吉凶禍福貴前知於聖賢乎猶責醫
以預察厭溺也

善必先知之 至誠如神

葛岷瞻曰善不善俱各頂禍福來蓋善中有禍福不
善中亦有禍福若善定得福不善定得禍即常人亦
能前知惟禍福錯出於人所難知處必定豫先曉得
纔見至誠如神

神字始發于此前錯簡鬼神章當在此下乃承如神

是既緊承人存政舉句非承人道敏政

張南軒曰家語不可引證

王魯齋曰朱子不當据家語以正中庸

下文做此

道者君子之道不必固執下文五達道下文與此別

章意不相蒙

宋諸賢好以元亨利貞解說仁義禮知取配於四時
及天地生物之心等皆時世好尚習氣所移不必泥
不必訾但不當以入講

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言仁
即人情也、不必
對動植而言、

仁人義宜、亦音形之字釋矣、義古作誼、蓋篆隸之寫
變失、古意者不少、
人者人道之謂也、此對動植而言、註生理生、
不可以不知人、知天、
第二十九章知夫、知正與此同、註曰知其理也、
張芑山曰、事親在盡人道、苟不知為人之理、便不能
識仁之真切處、何以事親、
袁了凡曰、知人人字、當是仁者人也、人字、知人則知
所以為仁、而親親矣、是人之理又原於天、知天而可

記公孫弘傳、
上書與此、此無
一字與上文所
以行之者、三正
相符、恐是依九
經結語、誤衍一
字、

以盡人以體道、下文人之道、天之道、正後此天人字
說出、

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只是一貫道理、非件、別項也、一字暗伏下文誠
字、但此未可將誠字解一字耳、

困而知之、勉強

張芑山曰、非性所固有、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到、
如何能一、
又曰、俱重困勉、下節正說困勉事、

張卓菴曰、人多以氣質自諉說、到困勉與生安同功、更無可藉口處、然則人苟能自強、道豈有不明不行者、讀此益見古人不以氣質言性處。
註以分以等、分屬三德、穿鑿大甚、此何用分屬、且了安行屬知、以學知屬仁、非吾所聞、
註往々以氣稟立說、唯此章為中蘊無瑕、大抵性氣之解、中庸註勝於語孟多。

子曰好學近乎知

孔子語止于近乎勇、子曰非衍文、

解釋鬼神之狀、
與至誠如神似、
無異、此說不通。

句、姑解釋鬼神之狀、以終比喻之意耳、非特發鬼神一跋議論、

第二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自道

是章當通下章為一章、

誠成道道亦音形之字釋矣、勿泥下道字是由而行之謂也、不當作導字解、

自成與自道皆以人而言也、非並物、下文始出物字、其意可見、

高中玄曰、誠以物言道、以人言、文既不照、義亦難合、

中庸為學者作、而釋者動以物言、殊為亂雜耳、自我

即成己、下文明言之、

鄭註、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

正義、人能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ルカ}中人^上臣^上、

按或問、是程說、而非將揚無待而然之說、然章句與之相反、何居、

物、猶事也、亦以人事論之、非借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

誠之為貴

是借物而論人也

此誠之與前章誠之者人之道也、之誠之同、誠字着

力、註閑却之字、不可從、

成己仁也

此仁字、以盡人道之全而言、故屬己、非博愛之仁、

○第二十六章 博高所以載物也 悠久

民如云怡冒如云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如云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皆聖人事也何嘗便說天地然惟其如此所以配天地耳
悠久合上文久與悠遠而言
上文悠遠在厚明前以次序而言也此悠久在厚明後乃是三平語矣註仍論次序不可從
高明天也博厚地也悠久合天地而言然悠久此處仍聖人之悠久矣無疆乃是天地之道語意猶言聖人之悠久配天地之無疆也

註同體不可從蓋以同用解上文故此不能不以同體解焉其謬出於上文
體用分屬不必講者然必以體用作解乎則厚明體也悠久用也

不見而章

高中玄曰章變成總贊之辭不當配屬

其為物不貳不測

不貳即誠矣然此未可露出誠字且說天地之道如此專一、終未駁乃合之聖人然後以誠字解可也

不測謂生物之多不可量也非謂理難知

昭々之多一卷石

昭明也不必看小字

卷拳通謂拳大之石

於乎不顯 純亦不已

此不顯亦幽深玄遠之意典篇末同純與不已對穆與不顯對穆即不顯是不待解故下文特於純字下註脚耳純亦不已猶言純猶不已也先儒引此文往往作純而又不已之義大失文意

排承菴曰不顯須對於穆穆字看即微顯微字不顯故能完德之純章句猶言豈不顯非葛此瞻同之

○二十七章 尊德性

張南軒曰尊德性五句皆逐句為一義

林次厓曰以尊德性道問學分存心致知似亦生箇意思來說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亦屬之知可乎又云章句非存心云云似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豈此章之旨乎尊德性五句不當分屬存心致知或分屬知行者亦

非只是上下相救而相足、與虞書直而溫、寬而栗、文
意正同句、自取對、不當言相隸、

尊德性、謂知性之固有、而宗奉之、不使有所陷溺也、
道問學、謂習古敬教而事、有所循由也、苟恃性之
固有、而不師古循教、則事無準則而行踰規矩、竟陷
於恣意妄行矣、如象山陽明之流、是也、即師古循教
而已、曾不知性之固有也、則事、出於安排布置、而
無至誠惻怛之實矣、如漢唐以來俗學皆是也、是所
以相救而相足已、嗟子思子憂後世、其旨深矣哉、下

四句做此註、道體之大細、大失竅、

註以不一毫自蔽、累解致廣大、極高明、恐於致字極

字欠工夫、蓋致極至擴充而言、非如明鏡止水之喻、大凡

宋代復初之說、盛矣、故克治之功、勤而擴充之旨、微
以自治、則亦無所大失、以解經、則其失弗細、

敦厚以崇禮

敦厚二字連讀、猶言敦篤也、非敦其厚之謂、故下承
以以字、句法與上文不同、上文並表裏相影、故下而
字、唯末句是一意、故下以字、

二字連讀四字
當刪此以邦人
回逆之語而
之耳

存焉者有存禮也
孔疏云宋行殷禮
故云有宋存焉是
也若言國存則杞
國亦存矣

○二十八章 車同軌

軌者軌之大小其兩端為軸造車以軌定廣狹之度故軌字訓度轍迹之度隨軌而生者也不不當直以軌作轍唯孟子城門之軌乃借用為轍耳非此章之義

吾說夏禮 有宋存 吾從周

陸聚固曰夏禮曰說無從而學也

有宋存猶言國存而已矣也禮則不存之意

正義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

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

吾從周是左祖之意矣與今用之句不當相混

○二十九章 其寡過矣乎

高中玄曰寡過指王天下者言非言民也

上焉者

上下以位而言然云上焉者其為前王可知矣但上字無前意耳猶下焉者之為後人也

質諸鬼神

此鬼神凡天神地祇宗廟諸祀人之所敬奉崇祀所

謂聰明正直而不可測者皆是、不當後論造化之迹、
動而世為天下道 行言

動字不兼言、大為行、小為動、行者顯然可觀之行、如
禮樂刑政之類皆是、若夫一坐一起、瑣細取捨、未足
稱行者、只得稱動耳、

動可以包行、行亦可包動、既並舉言、動則不須更舉
行、若並舉言行、亦不須舉動、文意似冗複、是無他、中
庸之為文、多以三起教故也、不當深求、

第三十章 憲章文武

憲以為法也、章明之也、

並音而不相害 並行 大德敦化

郝京山曰、兩並字、便已不相害、不相悖、二語皆川流
之意、無不持載、覆幬是大德、就全體處見、

張芑山曰、說天地處、正形容、仲尼處、

敦化、謂渾然而化也、二字連讀、

鄭註、大德敦化、厚生萬物、

○第三十一章 天下之至聖 聰明肅知

此至聖、及下章至誠、皆就其見成之德而言、未論其

二字連讀、亦當
刪之、

生知與學知也。聰明膚知，示指其見成。註生知之質，不可後。
張芑山曰：聰明膚知，不應專以質言為能二字直貫下五者，皆不以質言也。下四者，不須分仁義禮知，如指密密句為知，則上文聰明膚知，獨非知乎。

濤濤淵泉

蔡虛齋曰：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喻。又曰：濤濤淵泉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然不相于也。

泉字不必有有本之意。淵泉猶言淵水也。故下節云：淵泉如淵，竟不說破泉字。

此章與下章，不當分小德大德。

三十二章 經綸天下之大經

經謂自此互彼，意如架梁之架，非理分之謂。倫，比次之也。非糾合之謂。

大經之經，全是經緯之經，意如綱目之綱。人行之，主如布帛之經，故曰大經也。若夫訓常，非本義。於此章無所當。

五天下之大本

五大本、雖原於其所性為言、然其趣向之正大、操守之堅定、可想矣、註無一毫人欲之偽、未足當之、亦受病在復初之說、

知天地之化育

知、是參知與知之知、與易乾知大始、舊知訓主之知、同。昂是贊化育之意矣、非默識契合之謂、

夫焉有所倚

言苟小有所偏倚、必不能成此數件者也、無所倚、昂

是中矣、

鄭註無所倚、無所偏倚也、

張芑山曰、此章承上至聖配天、深贊其修道之仁、

肫々其仁

肫々三句、承前章如天如淵、而形容之也、不當分屬上節、凡中庸立言、多取數於三句、泥、

張芑山曰、上章寧作在天之天、在地之淵、故曰如、此處形容聖心之天淵、故曰其、無淺深之別、章句非特如之而已、句、使似較如天淵進一步、看語是、

祖德曰孔子固有
聰明聖知之德
而又學以達
舜之德故能知
而祖述之也
知即知天知人
之知周海門之
說非是

固聰明聖知

固如字以其素蘊而言非實

聰明聖知微上文贊至誠之人也不屬後人

是章初稱至誠而結以聖知可知至聖之事即至誠

之任矣

其孰能知之

知字同上蕲易云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意

正典此同

周海門曰就是至誠自能知之非以聖知聖之謂

○三十三章 知風之自

張芑山曰此章似亂辭谷蕲引詩累、說君子入德

之事分功典效徑生之見也

風之自亦以風教及於遠者而言自者謂出自我

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

蔡虛齋曰不可以內省不疚做謹獨工夫此以己能

如此言故下贊曰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

見乎

無惡於志謂無可惡之志念

春秋經義
無故自來君子不
死內省不疚何處
於志章句得之

爾雅云室西北
陽謂之屋漏未
聞室有天窗余
雖不博於古極
知其不然

尚不愧于屋漏

今系室之制、往鑿屋為牖、号天窗、正與上世穴居
之漏同、但不納雨水而已、獨處仰看、或眩覺、目必屬
焉、則收文意為順、豈周代之室、有所謂天窗者邪、是
未可知者、姑錄質于博古之士、

奏假無言

假字屬己、非神之來格、謂己進而至于神之前也、烈
祖篇又云、以假以享、与此同、又云、來假來饗、乃是神
之來格而歆饗也、不當相混、

篤恭而天下平

篤恭、猶言恭己正南面也、未發於施行之意、矣不當
於恭敬上更論顯微、

無聲無臭

朱子曰、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益自天命之性、說
到天地位萬物有處、末章自外面一節、收斂一節、直
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詩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只言
天不言耳、本無
妙理、中常引此
以喻不顯之德、
亦無高妙之義、
余亦見與首章
相表裏、然亦強
合、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

水哉館定本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宋黎立武作中庸
分章，分爲十五章
仲尼曰至惟聖者
能之爲第一二章六
章以上與此本同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又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尊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右第二章

君子之道賁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三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道之為、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慤々爾、

右第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

右第五卷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六卷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之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七卷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右第 八 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礼、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矣。

右第 九 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右第十章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右第十二章

明管志通中庸
訂釋以家語為
修撰自天下之達
道五至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
一章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歡、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觀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原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右第十三章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路、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信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信乎

管子凡為天下至
道前定則不窮為
一章、移在下位一
節、移在生也下、

穆氏、袁公問政至
不誠乎身多麼
八章

親有道、及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乎身矣、

右第十四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

右第十五章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通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右第十六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能、則能盡物之性能、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有能、有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穆氏、識者天之
道也、至明則誠矣
房九章
管氏分章同

管子惟天下至誠
至多能化為一章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右第十八章

管子惟天下至誠
至多能化為一章
第十九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右第十九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予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九章

管子惟天下至誠
至多能化為一章
第二十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能身以天地之道
至純亦不已章一
章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々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黎氏誠者自成也
至純亦不已章
十一章

右第二十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復、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室、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一章

管子曰吾親
夏禮至天下者
也為一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
道、如此者、我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右篇二十二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予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導、不導不信、不

管子曰吾親
夏禮至天下者
也為一章

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
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篇二十三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二十四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右第二十五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其仁淵、其淵浩、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二十六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

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詩曰蒹葭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
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萑菴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110X
142
15